

曹洞五位說



王進瑞

四、正中來

諸大宗師頌

投子青頌：偏中正：雪鬢天明羞自影，朦朧霧色辨何分，渾然

不落秦時鏡。

鹿門覺頌：偏中正：金井玉盤秋水冷，海天紅日已東生，餘暉

不照毗盧頂。

宏智覺頌：偏中正：海雲依約神仙頂，婦人鬟髮白垂絲，羞對

秦時寒光影。

青州辨頌：偏中正：玉女手携無字印，失曉崑崙暗皺眉，自然

羞看秦時鏡。

自得暉頌：偏中正：寶月團圓金殿冷，當明不犯暗抽身，回眸

影轉西山頂。

洞山五位顯訣：「或有正位中來者，是無語中有語。」
曹山五位頌：「無中有路隔塵埃，但能不觸當今諱，也勝前朝斷舌才。」

大明寶頌：偏中正：曉天不掛秦台鏡，金烏纔擬出扶桑，依稀
還被輕煙映。

玉山體頌：偏中正，玉人不睹秦台鏡，子夜星河霧氣濃，依舊
青山不露頂。

雪巖滿頌：偏中正：欲曉雲濃封野景，雪屋靈明夢未醒，冥然
又若寒宵永。

汾陽昭頌：偏中正：看取輪王行正令，七金千子總隨身，途中

三、正中來

石霜圓頌：偏中正：日落西山觀異影，分明景像顯宗乘，休把

迷頭窺月井。

鼓山賢頌：偏中正：將軍手持無字印，鐵馬金戈事正勤，未得

歇時難自信。

千言萬語，這就是「正中來」的意思。

這位「正中來」與下面的「偏中至」同樣是可以看做學人的功夫。有的從無相無物中頓悟，如在坐禪中得到開明心地，這就是「正中來」；丹霞禪師評說：這是如枯木開花。有的從師家的言句一挨一拶等諸緣中開悟；這就是「偏中至」；丹霞禪師評說：這是芳叢不艷。

簡釋正偏五位頌

第一句「無中有路隔塵埃」正位的當體是離言絕慮，無相無物，與塵埃（偏位）遠隔千里；但桃李不言自成蹊，雖然不言不語，却有化育萬物，感化萬人之能，這就是正中有偏、無中有路的意思。

第二句「但能不觸當今諱」所謂正位的名稱、有的說是第一義諦，有的說是真如、實相等等，這些名稱均不是正位的當體。如火這字名詞，不是真的會燒東西一樣，名詞不是實物，名詞亦是假，亦即不是當今之諱。老百姓對當今國君不能直稱其諱，就是不能觸諱一樣，對於正位稱它是什麼，亦是與正位遙隔千里，不能觸諱，可見正位是言語道斷，獨立尊貴的境界。

第三句「也勝前朝斷舌才」據說在隋朝時有一位辯士叫做李知章者，辯才無礙，每有辯論，無人能勝過他，衆皆結舌，所以大家都稱他爲斷舌才。曹山係唐朝人，因此稱李知章爲前朝斷舌才。這句的意思就是說：正位的境界是言語道斷的，雖然像前朝斷舌才這樣的人，亦無法辯得到，正位獨尊的境界，也勝過前朝斷舌才的。可是據覺範慧洪禪師在其所著林間錄卷下裏面，另舉出不同的人稱作斷舌才，其文如左：

「舊本曰：也勝前朝斷舌才。意用隋賀若弼之父敦，爲字文護所忌。害之。臨刑戒之曰、吾以舌死。引若弼舌，以錐刺之出血，使慎口。」

授子青頌：正中來：火裏金鶴坐鳳臺，玄路倚空通陌上，披雲鳥道出塵埃。

諸大宗師頌

草堂清頌：正中來：火裏蓮花朵朵開，根苗豈是尋常物，大用非

同應世才。

鹿門覺頌：正中來：戴角披毛約幾回，應物轉身全得妙，雲收終

不露崔嵬。

宏智覺頌：正中來：月夜長鯨蛻甲開，大背摩天振雲翼，翔遊鳥

道類難該。

青州辨頌：正中來：劍樹刀山也自摧，木馬嘶聲離月殿，九重依

舊鎖蒼苔。

大明寶頌：正中來：深夜寒梅雪裏開，馥馥清香無間斷，頭頭觸

處絕塵埃。

玉山體頌：正中來：木人携杖火中回，趁起泥牛耕練色，放教石

馬步蒼苔。

雪巖滿頌：正中來：木人携錫下崔嵬，縱橫不履今時地，石徑祥

蓮襯足開。

汾陽昭頌：正中來：金剛寶劍拂天開，一片神光橫世界，晶輝朗

耀絕塵埃。

石霜圓頌：正中來：木馬生兒遍九垓，進退任行通鳥道，豈並巢

居界內隈。

鼓山賢頌：正中來：夜半梅花鬧雪開，一陣香風飄出谷，始知未

許雪深埋。

四、偏中至

洞山五位顯訣：「或有偏位中來者，是有語中無語。」

曹山五位頌：「兩刃交鋒不相避，好手還同火裏蓮，宛然自有冲

天意。」

「偏中至」的名稱是從上面顯訣裏「或有偏位中來者」所取，因爲前住「正中來」已經用過來字，所以這位就改用至字，其意義相同。「正中來」是從理想、正位獨尊來的，「偏中至」是從現實、諸緣中來的，如佛祖降臨第二義立場，和光同塵，臨機應變，應病與藥等手段救度衆生，或各大宗師以語言問答等方法，接化學人使其獲得開悟，均屬此位。其目的在於使學人脫

落桶底了畢大事，達到於正位，所以「偏中至」的至字有包含正位之意思。因此洞山顯訣說：這是有語中無語。

簡釋五位頌

第一句「兩刃交鋒不相避」宇宙所有萬法，均有獨當一面的特性，山高水長，柳綠花紅，無一物沒有特長的。諸法均安住其位；一木一草莫非是救濟衆生的妙緣，一色一香無不是學徒教誡的方便。這樣情形，正就是兩刃交鋒一樣，互不退讓、互不相避。

第二句「好手還同火裏蓮」大聖人能夠潛移默化，大宗師能夠隨緣赴感：這些都是好手。具有這種能耐的好手，畢竟不多，可以說是希有的事。火燄蓮花的典據出在大涅槃經，據該經第五如來性品裏說：「解脫名希有，如水中生蓮華非爲希有，火中生才是希有。」

第三句「宛然自有冲天意」如此大宗師在偏位中所作的各種語言設說，以及善巧方便，莫不是要使學人達到開悟（正位）的，這種情形好像是他們的一舉一動中，自然具有獨尊無比的氣概，即冲天意（正位）一樣。所以可以說這些偏位就是正位，偏位中含有正位。

諸大宗師頌

這第四位偏中至，自從汾陽善昭禪師（臨濟宗）把它改作兼中至以後，不論臨濟曹洞諸師均依此應用，所以以下各大宗師所作的頌，亦是以兼中至作題。

汾陽昭頌：兼中至；三歲金毛爪牙備，千妖百怪出頭來，哮吼一聲皆伏地。

投子青頌：兼中至；雪刃籠身不廻避，天然猛將兩不傷，暗裏全施喜周備。

鹿門覺頌：兼中至；覲面誰能容擬議，手提妙印不當風，大用繁興最凝滯。

宏智覺頌：兼中至；觀面不須相忌諱，風化無傷的意玄，光中有路天然意。

非州辨頌：兼中至；大用縱橫無巧智，漁歌樵唱謁金門，大平不自得暉頌：兼中至；長安大道恣遊戲，處處無私空合空，法法同歸水投水。

大明寶頌：兼中至；大用全彰無忌諱，携手相將賀太平，熙熙風

玉山體頌：兼中至；轉側相逢全意氣，交輝終不犯鋒芒，大用縱橫無變異。

三宜孟頌：兼中至；露刃交鋒撒紅幟，挿戈指日戰猶酣，劍去刀來善周致。

石霜圓頌：兼中至；彼彼丈夫全意氣，矛頭交互不傷鋒，展拓縱橫不相離。

鼓山賢頌：兼中至；出匣青蛇難擬議，陰陽反覆事何常，莫道相逢憑意氣。

五、兼中到

洞山五位顯訣：「或有相兼帶來者，這裏不說有語無語。這裏直須正面而去，這裏不得不圓轉，事須圓轉。然在途之語總是病。夫當人先須辨得語句正面而去，有語是恁麼來，無語是恁麼去。作家中不無言語，不涉有語無語，這裏喚作兼帶語，兼帶語無的也。」

曹山五位頌：「不落有無誰敢和，人人盡欲出常流，折合還歸炭裏坐。」

在上面顯訣文中，並沒有「兼中到」的字句，文中是寫作「兼帶來」的。因為前四位均有中字，所以在這位亦照例把中字插入中間，而且此位是最後總攝前四位的關係，所以改做「兼中到」的。兼字含有總攝圓融之義，到有到達、究竟、絕對的意思，此位是統一前四位的總體，在此位裏面前四位總攝圓融在內，總兼前四位達到究竟，有此一位就可代表前四位，其關係如左：

兼中到——交涉——回——互——正中偏——約法——理論——哲學的說明

——不互回——正中來——約人——實際——信仰的說明

——偏中至——

有無的無。換句話說，作家的言語，不論他說有說無，都是兼帶的語，即是兼中到的語：說一不是一，說二不是二；好像是說真如、佛性、第一義諦、中道等等，其當體不在於語句一樣，因為語句全是假的；這就是「兼帶語全無的也。」的意思。因此學人應了徹兼帶語的真意，否即如曹山說：「此若不妙會，則千里萬里也。」

前四位是以相待的意識可分別的依言真如，但兼中到是超越語言分別的離言真如；所以在這裏說有亦不對，說無亦不是；所以文中說：「這裏不說有語無語。」就是這種意思。文中再說：「這裏直須正面而去。」就是指師家在學人面前舉揭宗乘時，應站在兼到之位，把佛法全提舉示，不要墮入偏頗之見，這樣才能圓融無礙，圓轉自在。文中說：「這裏不得不圓轉，事須圓轉。」

「事就是常情之事，日常的茶飯事；雖然是平常而且微少的事，

但當師家者亦不得輕視，萬事應有圓轉自在的妙用才對；如此才能表現兼到位。如果不這樣做，萬事不能圓轉自在，即如文中說：「然在途之語總是病。」在途就是說未達兼到之境地：未盡之理，未達之境的意思。這些在途之語，在教相中是所謂漸教、半字教、權教等，都是未顯真實的方便教；反之頓教、滿字教、寶教等之圓教，才可稱作兼中到之教。文中再說：「夫當人先須辨得語句，正面而去。有語是恁麼來，無語是恁麼去。」當人是指兼到位的師家，如果接受學人發問時，應先辨得其語句的真意，然後不涉是非分別，不顧視左右，不看有不墮無，不捨迷不囚悟，天眞而妙正面而去才是。要者唯嫌迷悟有無是非的揀着，但莫憎愛，師家的心識洞然明白。如佛陀的大圓鏡上，法界一時炳現一樣：漢來漢現、胡來胡現，對學人的有語就應有語、對無語就應無語，使其能受教益才是。

文中最後說：「作家中不無言語，不是有語無語，這個喚作兼帶語，兼帶語全無的也。」作家是指具有大機大用的大宗師：這位作家雖然不是沒有言語的問答應酬，可是他們的言語，並非常人由於取捨憎愛妄想分別所出的言語：語無語相，有語而不着有語，無語亦不墮於無語：說有是帶有無的有，說無亦不違背

關於兼帶語，有僧問曹山時，曹山答說：「兼帶者冥應衆緣，不墮諸有，非染非淨，非正非偏，故曰虛玄要道，無着真宗，從上先德推此一位，最妙最玄。」依此可以知道，洞山、曹山都是將此位作為五位中的究竟位的。

簡釋五位頌

第一句：「不落有無誰敢和。」這位兼到位是總攝圓融位，究竟絕對之位，所以不墮落於有無二相，又與斷常二見亦不相和。體會此位的師家，當然不偏不黨，亦無取捨選擇，好像是大明鏡一樣，漢來漢現，胡來胡現，應機接物，自由自在，發揮其大機大用。

第二句：「人人盡欲出常流。」常流是指？有無、回互不回互相對的第二義門的相，以及其見解。兼到之位本來已經超越相對的常流，所以到達此位的人人，不論師家也好，學人也好，都要離開相對的常流，住在兼到之位。

第三句：「折合還歸炭裏坐。」到了兼到位是最後位，到了這裏並不是有特別的風光，仍然是現實以外並無理想，凡夫以外並無佛，此世以外並無淨土。正如蘇東坡所作：「廬山煙雨浙江潮，未到千般恨不消，到得還來無別事，廬山煙雨浙江潮。」可是對於現實是執着不得，對於凡夫亦是迷戀不得：那麼，要怎麼辦？就是要折合還歸炭裏坐。折合是畢竟的意思。炭裏是指大火聚之意。洞山禪師另一著作「寶鏡三昧」裏說：「背觸共非，如大火聚。」火是我們生活上必須的東西，一日不可無的：背即不得。

第四頌指出：「自性」、「他性」兩概念已經窮盡了諸法的

存在。因此，如果要成立有獨立意義的諸法，除非接受「自性」、他性概念。但正如第三頌所說，這一對概念却是不可接受的。

第五頌討論的主題再變，由「有」（有自性、他性）的情形轉而談「無」（無自性、他性）的情形。這是龍樹在『中論』中常用的方法：從對立的正反兩邊分別檢討，以保證結論的全面性。

第六、七頌是這一個問題的初步結論：如果有人以有、無，或有性、無性來討論存在，結果即無法了解佛教的存有觀點。佛教認為真實的存在是雙離有無的，這也就是「空」（參看上文『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』分析）。這一個意思，龍樹說，佛早在原始經典『化迦旃延經』中教導過。

第八頌是分析「自性」的概念，如果「自性」的概念是指固定本質（鳩摩羅什譯為實有性），此即意味着沒有變化。由此再引出第九頌的斷語。不過，若依月稱疏解，這兩首頌是龍樹與數論學派的辯論。因為數論主張有「本性」，在語言上與「自性」很相似，所以龍樹要破除它。但依我們看法，這是由於原文Prakri一詞有兩個解釋所致（參看註¹⁶、¹⁹）。「自性」的問題其實與數論的「本性」是不相干的。所以這兩首頌與其把它們看成破外，不如理解為對「自性」概念的分析更為恰當。

最後第十、第十一頌是從有、無觀點的對立發展為常住論與斷滅論的對立。有對立即不得中道、不得真實義。所以龍樹說：「是故有智者，不應著有、無。」這纔是中觀學派的態度。

〔問題討論〕

1. 龍樹所建立的學派為甚麼稱為「中觀」？試說明他的觀點。
2. 「自性」（Svabhava）的概念應該怎樣了解？為甚麼龍樹說：依據佛教觀點，「自性」應名為「作法」？
3. 「中論」是一本怎樣的書？為甚麼能夠成為中觀學派的代表作品？
4. 龍樹認為：如果以有、無觀點來了解事物的存在，便不見佛法的真實義。甚麼是佛法的真實義？試依據龍樹觀點作答。
5. 龍樹對問題的處理，喜歡從兩邊對破。試研究這種方法，看它有甚麼好處。

（上接28頁 曹洞五位說）

可是稍有不慎，觸着即被火燒得灼傷；所以觸亦不得。對於火、背觸共非一樣，對於現實與理想，凡夫與佛兩者之間，亦應不即不離；在不即不離之間總攝圓融，發揮圓轉自在之妙用，才是兼到位的功能。

諸大宗師頌

投子青頌：兼中到，解走之人不觸道，一般拈擣與君殊，不落是非方始妙。

鹿門覺頌：兼中到，無舌兒童方會道，撥塵何處得逢源，撒手廻途還得妙。

宏智覺頌：兼中到，斗柄橫斜天未曉，鶴夢初醒露葉寒，舊巢飛出雲松倒。

青州辨頌：兼中到，頭角不彰無異號，珍弊都來門外談，縱橫肯落今時道。

自得暉頌：兼中到，白雲斷處家山好，撲碎驪龍明月珠，崑崙入海無音耗。

大明寶頌：兼中到，妙盡功忘非善巧，枯木龍吟大地春，靈根秀出寒巖草。

玉山體頌：兼中到，明暗盡時光不照，石女有智妙難窮，解裁絕頂無根草。

雪巖滿頌：兼中到，突兀三光曾未照，夢手敲空聽者稀，迥然不墮宮商調。

汾陽昭頌：兼中到，大現無功休作造，木牛步步火中行，真個法王妙中妙。

石霜圓頌：兼中到，黑白已前休作造，須明露柱未生兒，莫認狂

鼓山賢頌：兼中到，事理全銷無可道，不是寒崖獨守空，本無變

易閒名掃。

（完）